

陈师曾为什么要用白话文写《文人画的价值》？

■李国葆

民初京城画坛领袖陈师曾，既是一位诗、书、画、印“四绝”的文人画家，又是一位著名的中国传统绘画的画论家。他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其著述、其画论、其题跋、其书信以至其翻译，无不以文言出之，唯独其首论文人画，用白话文写了一篇《文人画的价值》，发表于1921年春出版的《绘学杂志》第二期“专论”栏，这是为什么呢？

重压之下

这要从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说起。爆发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反对文言文和旧文学。这年1月，“首举义旗”的急先锋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文中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在“二曰不摹仿古人”中，矛头直指宗宋诗派（以黄山谷为首的江西诗派）“同（治）光（绪）体”贻派魁首、陈师曾的父亲陈三立。文中引录陈三立作于1914年的五律《涛园（沈瑜庆）夜过纵谈杜句》：“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后说：“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

第二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论及“死文言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时又说：“难道把郑孝胥（‘同光体’闽派代表）、陈三立的诗翻成了白话，就可算得新文学了吗？”甚至说：“什么桐城派文”、“江西派的诗”，“实在不值得一驳。”

无独有偶。还是在1917年，以文学鼓吹推翻满清统治、宣传民主革命为宗旨的文学社团“南社”内部，发生了一次关于诗歌“尊唐”与“宗宋”的激烈论争。社长柳亚子，诗宗盛唐，不满江西诗派的鼻祖黄山谷，不满清末民初宗宋的陈三立、郑孝胥被推为现代宗师，而社员胡先骕是陈三立的诗弟子，则写信恭维“同光体”，柳亚子便写诗大骂“江西诗派”和黄山谷，引起社员姚鹓雏、闻野鹤、朱鸳雏的不满，在上海《民国日报》和《中华时报》展开了笔战。朱鸳雏尤其当仁不让，以至柳亚子竟然将他开除出“南社”。

面对“文学革命”被作为对象和“南社”论争被作为靶子的双重压力，陈师曾的父亲陈三立始终没有发声，被视为“同光体”诗人之一员的陈师曾则反而在4年之后，用白话文撰写了《文人画的价值》。

一吐为快

陈师曾是在重压之下认错了吗？不是。1921年夏，他将《文人画的价值》改写成

文言文《文人画之价值》，在论及文人画“何不稍卑其格，期于普及”时，笔锋一转，说：“此正如欲尽改中国之文辞以俯就白话，强己能言语之童而学呱呱婴儿之泣，其可乎？”

言犹未尽。1923年3月10日，他在接受日本记者待晓庐幽人的来访时，纵论中国书画的现状，又申述了对新文学与白话文的态度，他说：新文学的运动轻率地丢弃了传统遗产，试图学习西方的文学，通过使用这个时代的语言建立现代文学，但只靠白话文是不够的。许多还是在模仿古代诗歌，或者翻译西方的白话新诗，这远不能令人满足。

陈师曾一吐为快，清楚地说明了他对白话文的态度。

文化自信

陈师曾所言，旗帜鲜明。第一，他反对“尽改”中国文言，将文言斥之为“死文字”而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第二，他也认可白话文，但他认为“只靠”白话文还不够；第三，他认为白话与文言，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白话有利于普及，文言有助于提高，白话应从文言中吸取营养。

于此可知，陈师曾用白话文撰写《文人画的价值》，意在普及人们对于“文人画”价值的正确认识，其底层蕴含的逻辑，如同

他对中国绘画的阐述一样，是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反对“丢弃”“传统遗产”，同时又重视借鉴和融通西方文化的精粹，反对全盘西化。尤其是，陈师曾撰写《文人画的价值》一文的时候，白话文正如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所言，已成“正宗货”，教育性的书刊、文艺文和理论文大都是白话文，1920年，教育部更下令从秋季起废止文言课本，改用国语课本，白话已然成为“国语”，在这样的情势下，作为教育部编纂处副主任的陈师曾，表明他对于白话文的观点，更显示了他维护和坚守传统文化的执着。

但毕竟，对于陈师曾来说，驾驭文言文比起白话文更为得心应手，所以，他的《文人画之价值》终于成为传世之作，其对文人画的开创性总结，吹响了传统绘画走向现代的进军号角，确立了陈师曾近现代“文人画旗手”的历史地位。

1919年12月，胡适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学术主张，陈师曾在接受日本记者待晓庐幽人的来访时也响应说：“现在最需要的是整理国故”，并未因胡适批判过他的父亲陈三立和“同光体”诗派而否定胡适，表现了他坚持真理的理论勇气和虚怀若谷的学术态度，也显现了他的高尚人品。

（作者系艺术评论家）

谭老印象

■沈文泉

谭建丞（1898—1995）原名钧，别署澄园。吴兴县（今湖州）人。书画家。5月26日出。出身商人家庭。儿时就读于湖州约业小学和湖州府中学堂（今湖州中学）。1919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文学系，获文学士学位。1922年留学日本东京美术专科学校，攻读研究生。回国后曾任小学和中学教师、商会文书、银行职员等职。1927年任吴兴县商会会长。1938年曾短期担任伪新湖镇（即湖州镇）镇长。抗战胜利后与钮介臣等负责整顿县商会。解放后曾在杭州市工商局和卷烟市场工作，任浙江省卷烟专卖公司秘书科科长……14岁拜吴昌硕为师，后常与王一亭、沈迈士、邓散木、黄宾虹、潘天寿等名家切磋艺术，晚年拜张宗祥为师，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不懈努力，成为集诗、书、画、印四绝于一身的艺术大家，被李苦禅誉为“江南书画第一擘”。

上述这段文字（节选）是谭老逝世后，我编著的《湖州名人志》对他的介绍。这是拙著介绍的三千多位名人中极少数几位生前与我有交结的湖州历史文化名人。

我是1987年秋从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州电视台新闻部当记者的。那时，谭老已“解放”多年，并且在那一年的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入党年龄最高的党员，更是湖州知名度最高，当然成就也最高的书画家，自然成了我采访报道的重点新闻人物。

印象中的谭老瘦瘦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戴一副玳瑁的深度近视眼镜，穿一



谭建丞 吴兴清远图

身中山装、着布鞋、头戴绒线帽，拄着一根拐杖，一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样子。

我第一次采访谭老的书画活动是在1988年2月8日的晚上，在当年的市工人文化宫，现在星火商厦的位置。他和时任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李英，还有老书画家谭其蔚、沈光溥等一起参加由市职工书法协会和职工美术协会组织开展的“迎龙年书

画服务活动”，目的是为了以书画作品“美化您的居室，美化您的生活”。根据报道，当年的这次服务活动具有很大的优惠性，市民花十块钱就能买到一幅谭老的作品，其他人的作品则在五元上下。这样的低价让今天的书画收藏家和爱好者难以想象。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湖州市的书法家协会和美术家协会都还没有成立，当年的市职工书法协会和职工美术协会就承担了这两个协会的职能，而且非常活跃。就在1988年的7、8月间，市职工美协和市工人文化宫联合举办了一个高水平的“当代篆刻邀请展”。北京、上海、黑龙江、山东等10个省、市80多位篆刻艺术家选送一百多件作品参加了这次展览，其中有许多参加过全国和国际性的展览，还有不少在全国和国际上获过奖。篆刻是谭老的强项之一，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朱关田曾这样评论他的篆刻艺术：“至于印，宗秦仿汉，心有所归，然后能出入仓石、白石二石之间，写气不写其形，苍劲朴厚处寓以清丽流畅之趣。”（转引自马青云《谭建丞传》第230页）这次邀请展，谭老和钱君匋、韩天衡等大师一起出佳作参展，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好评。

历尽风雨沧桑的谭老，晚年一心向党，社会责任感很强。他不顾年迈体弱，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以自己的书画艺术服务社会。根据我的新闻工作档案，我采访报道在湖州电视台《湖州新闻》播出过的有谭老参加的书画活动新闻有众多。其中《书画家送作品到部队》报道说：“96岁高龄的谭建丞老先生热情特别高，一口气创作了六幅书画作品。”《我市将建残疾人康复中心》报道说：“本市著名书画家谭建丞、李英等向基金会捐赠了一百多

幅书画作品。”这些都充分说明了谭老的爱心和奉献。

采访活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89年5月15日在湖州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的“谭建丞书画展暨谭艺研讨会”。这是谭老80多年艺术人生中带有回顾和总结性质的一次活动。这次展览是那年4月谭老在杭州举办个人书画展的回家展。铁瑛、沙孟海、郭仲选、费新我等领导和艺术大师及省文化厅等单位发来贺信、贺电表示祝贺。驻湖某部首长李继松大校、喻林祥大校和湖州市委、市人大、市府、市政协、市纪委领导周国富、程彩文、葛圣平、徐长福、沈荣林、董淑琴、百友、潘仕仁、李承威、孟宪斋、陆仲言、陈敏耀等及各界人士百余人参加了开幕式，并观看了书画展览。吴迪庵、钱朴、邱鸿忻、蒋琦亚等22位专家学者向研讨会提交了论文，从谭老的诗、书、画、印，以及扶植后学和社会活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谭老赠我墨宝的事。那是1991年夏天，湖州遭遇百年未有的特大洪涝灾害，全市民众众志成城，抗洪救灾，他也挥毫泼墨，创作书画作品义卖，尽一份市民的责任。那天，我扛着摄像机到红丰新村他的家里，拍摄他创作的画面。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衫，在狭小的书房里接连创作了好几幅书画作品，还写了一个大大的“寿”字赠予我，书作的右上角写着“文泉兄雅属”五个字。一位90多岁的艺术大师，称一个20几岁的青年记者为“兄”，其平易谦逊的姿态令人肃然起敬，终生难忘。

谨以此文缅怀尊敬的谭老，谭建成先生。

（作者系湖州文学院（湖州书画院）原院长）